

## 认个外婆来疼我

守望故乡的那座山很美,却没有 一个好听的名字.大家都叫她蛤蟆 山。山的正中突然蜿蜒伸出一座山 来,形成一条龙归大海的游走样子, 龙尾高翘,龙身翻滚,龙头就要伸到 河边时,突然低下头来,呼出一口水, 吹开一片平地,水田、房屋、炊烟、鸡 鸣和犬吠就在平地上鲜活成一个村 庄,让一条清清的河流环绕,成为故 乡蛤蟆山下最美的村庄。

那个村庄叫盘龙河。

我们至今能够非常清楚地描述出 这个村庄,是因为我们的外婆住在这 个村庄里,我们因为外婆而记住这个 村庄,记住这个永远的心灵的故乡

在血脉亲情的称呼上,孩子们最 早的呼喊和疼爱中绝对少不了"外 婆",我们却不能。看着村庄的孩子 们都有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的呵护,我 们就问母亲要外婆。母亲哭了,母亲 说我们的外婆很早就死了,我们这辈 子注定是没有外婆的孩子

樱桃红了,别人家的孩子捧着用 芭蕉叶包着的樱桃甜甜地吃,那是人 家外婆送来的。

新米熟了,别人家的孩子吃着白 白的米糕,那是人家外婆蒸的……

我们没有

最为难过的要数过年,喜庆的大 年初一,人家的孩子穿上新衣,趾高 气扬地跟在大人身后走外婆家。我 们穿上新衣,从灶屋走向堂屋,从院 内走向院外,就是没有要走向的地 方,大黄狗垂头丧气地跟着我们,可 怜的它也不知道该往何处去。一年 年过去,一年年失望地重复,让我们 对过年也失去了向往。在我们的童 年,如果说有最美的理想,那就是给 我们一个外婆,给我们爷爷奶奶爸爸 妈妈之外一个亲切的呼唤,给我们故 乡家园之外又一方拥有外婆的故乡。

有一年除夕晚上,家中来了一个 婆婆,找父亲看病。见着母亲正在给 我们的新衣上扣子,摸着我们的头说 还是当孩子好啊,有新衣穿,有外婆 家走啊!母亲摇头说他们可不好,外 婆死得早,没有外婆疼,一到过年没 地方去,都不那么高兴盼过年啦!那 婆婆说孩子从小没有外婆疼,那多孤 单,认个外婆吧。母亲说像我家这种 出生成分不好的家庭,人家躲都躲不 赢,谁还敢来认外婆?那婆婆说,要 是孩子们不嫌弃,我来给他们当外 婆。母亲高兴极了,就要我们拜外 婆。外婆说不行,外婆外婆是外家的 婆,哪有在家中的外婆。天那么黑, 母亲非要留外婆住下,第二天回家。 外婆说不行,她要赶回家,好让我们 大年初一能有外婆家走

用我现在成人的思维和语言来叙 说那个除夕夜如同童话般的一幕,始 终显得生硬和做作,但自从那个除夕 夜,我们的生活中拥有了外婆,拥有了 一个孩子所能享受的完整的疼爱。

外婆的家隔我们并不遥远,只隔 着一道小小的山梁。我们穿上新衣, 唱着童谣,走向外婆家,走向那个小 河环绕的美丽的村庄盘龙河-

有荷包蛋端上来,叫我们喊 "外婆"

有压岁钱递过来,叫我们喊 "外公"

有笑声扑面来,叫我们喊"舅 舅"

有黑狗跑过来,嗅了嗅我们的气 息,自己"汪汪"叫个不停,显然下次 不会"目不识孙'

我们清脆地喊着,我们幸福地笑 着,我们享用着生活中超越血脉关系 的又一份亲情!

李子甜了,外婆送来甜甜的李子。 樱桃红了,外婆送来红红的樱桃。 玉米香了,外婆送来香香的玉

那时外婆年龄已经很大了,加上 缠过小脚,一双小脚在山路上行走是 那么艰难,外婆总隔三岔五来看我 们。我们常常望着山路,总能望到外 婆拄着拐棍、尖着小脚走向我们-

外婆希望用更多的疼爱来填补 我们曾经没有外婆的那些空白。有 时外婆累得实在走不动,就在山梁那 边喊山梁上的冉家,告诉我们外婆家 正有什么好吃的好玩的,然后再由冉 家传话给我们,声音在山梁两边回 荡。那情景就像古代的烽火台,那是 亲情的烽火,以至今天仍成为故乡人 津津乐道的一大风景。那长长的山 路,那一声声地召唤,让我们童年有 吃不完的美食,有享不尽的亲情

记得有一年,外婆送来向日葵瓜 子,母亲炒来给我们吃。吃着吃着,不 知咋回事,我突然说不出话来,奄奄一 息,全家人都没有办法。母亲就朝山 梁上冉家喊话,呼喊梁那边的外婆。 外婆急急忙忙赶来,抱着我就哭,边哭 边问弟弟我都走过哪些地方剥过瓜 子,然后拄着拐杖走遍了我所走过的 地方,一颗颗捡拾地上的瓜壳,用瓦罐 把瓜壳熬了水给我喝,没想到喝了几 口水,我就张开嘴说出了话……

当医生的爸爸这才醒过神,埋怨 自己咋就没想到这个土偏方来提津

当我和弟弟能单独到外婆家时, 我们想去的地方就是外婆家那有山 有河的村庄。外婆让我们享用了至 今想起来都幸福得流泪的玩法。外 婆带我们到河中石头底下翻螃蟹,捶 苦葛藤的苦液闹鱼,到田中捉黄鳝火 烧着吃……哎,真是太美啦,有了亲 亲的外婆,我们拥有了又一个亲亲的

后来我们到很远的地方读书,不 能经常到外婆家,我们就盼放假,因 为一放假,我们就能上外婆家去。我 们盼放假,外婆更盼,外婆几乎每天 都要问村里人学生还有多少天放 假。外婆不识字,外婆就用玉米粒记 数,每天放一颗,当数到该我们放假 时,外婆早早来到村口等待我们……

在我们到更远的地方读书那-年,外婆病了,一病就再也没起来。听 舅舅说,外婆临死时总落不下最后一 口气,手就那么直直地伸着,舅舅说 她想念我们这些远方的外孙啊……

"布谷……布谷……布谷……" 当布谷鸟洪亮浑厚之声绿遍山川,一层

一块稻田,就是华夏农耕文化的缩影。 父辈们采取以牛耕田的劳作方式:关上 一田细雨春水,趁着烟雨朦胧,头戴斗笠,身

……"的吆喝声中,在田里倒腾谷雨的秘密。 浸泡过的泥土在犁铧下翻转,滚落,裂成 碎块,然后把犁铧换成耙,将土块全部碎成细 小颗粒,最后耙平水田。打整水田过程繁琐, 作为小孩,自然是不知农事的辛苦,反倒是羡 慕那耙田师傅,随着牛在田间疾驰,左手扶着 犁把,右手舞着鞭,时而双脚站在耙上,时而 左脚落在耙上,右脚不停在田里起落,一上-

田犁完了,土耙碎了,水田平整了,还得 拉新田坎。工具简单,一块带把长方形木板, 下端两角开了孔,穿上一米左右绳索,一端打 个结,另一端系在一根结实光滑轻巧的木棍 上。一人站在田里,用板抵上泥土,另一人站 在田埂上拉。说着容易,着实考验两个人的 默契,抵的泥土太多,上面拉不动,抵的太少, 效率又太低。拉快了,泥土经过水的冲刷剩

不了多少,拉得太慢,下面抬泥的人就会太累,拉的力气过 大,往往会人仰马翻。拉好的新田坎,往往会被人们种上 豆子之类矮种作物。在千年农耕文化积淀中,每一寸新生 土地都被赋予了匹配的价值

水田打整好之后就是扯秧。乡邻们在天边泛着鱼肚 白就下到秧田里,两手熟练配合,一手手指捏到秧苗根须 部位,轻轻扯起,然后在水中来回抖几下,将秧苗根部淤泥 抖落,交给另一手,直到另一手捏成满满一把,顺势拿起-根棕叶,在秧苗向上三分之二处缠上一圈,打一个活结,便 将秧苗扎成了一把。扎好的秧苗整齐放到身后,一排排, 紧挨,缄默,昂首挺胸,将奔赴更加广阔的天地

接下来就是插秧了。插秧时,田中水的深浅以没过底 泥为宜。插秧深度控制在两厘米,低于两厘米容易散苗, 倒苗,漂苗。深于两厘米,又会抑制秧苗返青和分蘖。 切,全靠插秧人在日复一日劳作中攒下经验,这些经验并 在手指下幻化为神奇度量。

栽秧人一字排开,每人间距一米左右,为了保证秧苗 之间间距均匀,最外边和最里边的人还要负责牵线,中间 的人按着格线位置均匀插上秧苗。如果没有格线的帮助, 插秧人也要做到"胸中有经纬,手中有尺度",窝距行距心 中都有数。插秧要手脚配合,一手分秧,一手插秧,眼睛瞄准行间距,腿脚有序笔直后退。分蔸均匀,秧苗直立,排列 整齐,横竖都在一条线上,这是最完美的手工杰作

在与大地交拜中,他们虔诚,庄严地完成了秧苗与土 地的交接仪式,捧在手中的合卺酒就是那一棵一棵生机勃 勃的秧苗,脑海中已然装满了金黄稻穗。

在与节气争分夺秒的缝隙里,最惬意就是中途小憩 蒸好的馍或烙好的饼在田角埂上散发着香气,几个大 搪瓷杯泡好的浓茶等待着人们轮流畅饮。洗手,甩两下, 在裤腿上横竖正反擦干,拿起一个馍,或蹲,或席地而坐, 或倚靠在树干,聊着天,打着趣,传递着馍。半角水光,印 下了插秧人最为朴素的体力续存方式。

十天半月,在蛙鸣星光交织中,秧苗就会将梯田染 一阵风吹过,秧苗抖着身姿,将谷雨浸淫得更加丰盈

闲读诗集,邂逅了后梁布袋和尚,他有诗云:"手把青 秧插野田,低头便见水中天。六根清净方为道,退步原来 是向前。"插秧,人在后退时,脚下秧苗在不断向前。掩卷 深思,以退为进不也是一种人生境界么?

闲步在农村小道,放眼望去,田里已然大多是两个老 人忙着秧事,黄牛不在,耕田机在田里低鸣。这农耕文化 仿佛在被岁月剥离并消融。

秧事,是生活,是记忆,亦是悟道!

## 花开有声

□西子

世间所有的遇见 都是一种缘分。 我遇到最好的你 就在这里

斑驳的岁月 因你变得明媚 春风十里拂万花斗艳 唯你,洁白一片 匿爱满坡田

花开有声落无声 今天花团锦簇 明天硕果累累 然而 不是每一朵花 都能修成正果

聚散两匆匆。 纵使世间繁华一片 也依然和我无关。 风华怎可度流年 就那么,浅笑安然

当芳菲散尽 就连我最爱的白 也顺其自然 美,终归是昙花一现 花红柳绿,不过是过眼云烟 开吧,静静地好 吵吵闹闹地,也好

能有幸遇见最美的你 已是前世盼了万年 才换来的结局

听吧,你在欢笑 你在低语。是的 我在听花,也在听你 浮生荏苒,其实, 我听的 从来都只是自己

薄雾在枝叶间舒展时,乡下人家又开启了秧 事序幕。 披蓑衣,手牵黄牛,肩抗犁具,在"吁……走 下,好不潇洒威风! □姜波

崖州晚秋

图 

07

2022年5月20日 星期五

3213456266@qq.com

□主编:郝 良 □编辑:郝富成